

熊庆来：像数学一样一丝不苟

来源于：中国青年报

http://zqb.cyol.com/content/2007-05/16/content_1760831.htm

在关于熊庆来的文献中，被广为提及的事情只有一件：他对学生华罗庚的知遇。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，凭着对一篇数学论文的赏识，便决定聘请只有初中文凭、在乡下小店做店员的华罗庚。

这件事情如此著名，几乎掩盖了熊庆来的其他生平。在他曾经执掌的云南大学，曾有学生在对华罗庚表达景仰的同时却问道：熊庆来是谁？

这名世界函数数学领域的大师、中国数学从无到有的见证者，在被公认为“中国近代数学先驱”多年以后，被人遗忘。

其实，熊庆来爱惜人才，早有名望，不少穷苦学生都曾受他资助。在云南教书的时候，他常寄钱给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严济慈，即使是自己没有钱的时候，也要托妻子去把一件皮袍子典当，换钱寄去。

熊庆来教授学生，十分认真，连批改作业也一丝不苟。用毛笔红字将作业中的错误仔细地逐本圈阅，改正。碰到好的作业，则大笔一挥，写个“善”字，一脸满意。

可以与“当时英才聚于一堂”，是他自认为平生最幸运的事情。即使在任校长的最忙碌之时，他也要每周亲自为学生上几节课。而每到年节，他常把单身教员请到家里吃饭。

即使到不能教学的时候，他也要想办法把教授和学生们叫到自己家里来，办起现场讨论班。

儿子熊秉明回忆，父亲熊庆来“平实诚笃”，他举止言谈缓慢而持重，不善词令，生活恬淡，与一切娱乐和享受都无缘。

不过，恬淡也分场合。在一次讨论会上，他曾就学生要不要参加运动的问题，和闻一多意见发生碰撞。这个搞数学的人显然不懂政治。他坚持认为，要救中国的积弱，学校师生就应“每人守住他的学术岗位，兢兢业业地去做，而不应当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物”。

碰到该坚持的事情，这位总是一脸和气的数学家，总是显示出他的刚硬来。有人评论，他的这个特性，正如他所爱的数学一样，一丝不苟。

比如学术独立，是熊庆来一贯的坚持。在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前，他和当地官员约法三章，第一条就是“校务行政省政府不加干预”，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，不能凭条子介绍。

再比如，主持校务多年，熊庆来十分重视清廉。每年新生考试前，不少人托人情，送礼，他都原物退还。有一年，熊庆来赴法国，向教育部申请了1万美金的款项，准备为云南大学添购数学书籍。不料后来因云南大学解散，他也就此留在美国，生活非常拮据，他却始终没有动用这笔款项一分钱。直到几年后，一位在法进修的云大医学院毕业生回国，他才把这笔钱所购得的图书交给学生，转交云大。

校长工作繁忙，熊庆来经常顾不上回家吃饭，有时候需要打电话连叫三四次。然而他却不肯放下自己手头的学术工作。他的数学论文，常常修改三五遍以上。有时候，熊庆来本已经上床躺下，却忽然想到文章中写错了一个字母，担心第二天会忘掉，便连忙穿好衣服，起来

修改，这才放心入睡。

等到年纪大了，他因为脑溢血而半身不遂，右手不能写字。为了工作，他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。就用这只半残的左手，他整整写了20年的研究论文。碰到撰写外文稿，他只能缓慢地用左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字。有一半以上的论文就是这样写成的。

他一定没有想到，辛苦练成的这一手左手字，到后来却派上了另一种用场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不善言辞的他外出视察时，也学会了写下“前景无限好，处处见光明”这样歌颂建设的诗句。然而，这没能使他避免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命运。因为当年推荐华罗庚任教清华时，面对校委会说出“不聘华罗庚，我就走”的话，他背上了“熊华黑线”的罪名。

这时候，他虽然仍慈祥而威严，整齐的头发却早已花白。白天，他拖着残病的身体，被拉去开批斗会。到晚上，他便在灯下，用辛苦练成的左手字，逐字写“交代材料”，经常到凌晨才结束。